

苦泄、温燥、滋腻的偏性，或则取其芳香轻清，醒胃祛浊。还有杏苤朴、杏薏桔橘、杏薏苡、枳桔苓等药同用，虽都是《温热论》和丁氏常法，但程氏尤能运用自如，从“三焦者，决渎之官”，“上焦如羽，中焦如沤，下焦如渫”的《内经》旨意，相应地采用开上、宣中、导下三法，可谓善用古人者。

第三阶段，是程氏晚年常为工农兵服务，诊治对象又大大地不同了，他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因劳致虚，反复感邪，以及湿、热、瘀、滞的兼夹，这种虚与实的交叉重复而又错综纠结，自有其特异之处，应在治疗上有所变化。所以相应地制定了“复方多法”的治疗，揉合温散、疏化、宣导、渗利、祛瘀、清里、扶正达邪、去邪安正等诸般治法，集于一方而兼顾之。由于他得有仲景、天士选药的特长，能如天孙织锦，无缝可寻，驱使诸药，似水乳之融。故能表里、上下、虚实、寒热、标本并施，取得较快的疗效。并使病员饮食不衰，从而体力得以较早恢复。详见《程门雪医案》中，此不赘。这“复方多法”，可称为程氏晚年用药的第三变。

医者治病用药，由粗浅而至慄悍，又由绚烂而归平淡，这是应有的过程。再进而小大咸宜，进退随意，有的放矢，无不入彀，则变而

入于化境，恐非人人所能到达的了。

四、教学方法的变化

我在中医学院肄业时，得聆程师讲课一年，发声不高，而四座寂静，其辨析之精密，如抽蕉心，如剥茧丝，每节必自作小结，便于记录，其胜于同时诸教师远甚。吾乃由心折而拜入门墙，迁家且近其居一箭之远，虽牛鸣可闻也。除白天抄方外，常去夜课，尤其当老师自吟“趁吾十年运，有病早来医”叶天士名句时，则必有重症治愈，于时随症引伸，上下古今无所不至，可达“一问而十答”的详尽程度，他是且步且谈，愈谈愈健。至夜半二三时，我常昏昏瞌睡；程师则以膝撞我膝盖，由是“耳提面命”，直至天曙。如是者月凡数往，使我终身受益。

上海中医学院建院之始，中西医课程的比重问题，大家都在摸索阶段。程老的主张是让学员多读经典医书，才能学以致用；在学习全程中，应当读书多于实习。并举老中医学院为例，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能治病，也因为每周写一篇医论或医案，故下笔能写脉案，从而也能作论文，虽未必全部仿用，也有参考价值。他的这些看法，对我们很有启发。

值此程门雪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，谨作此文，以资纪念。

中药治疗瑞尔氏黑变病1例

湖北省宜昌卫生学校 孙会文

王某，女，37岁。1983年9月23日初诊。

患者于1982年6月发现耳前皮肤为淡灰色，嗣后病变逐渐发展到面部、前臂及手背，色泽亦有加深。迭经省市四所医院检查，均诊断为瑞尔氏黑变病，谓其病因不明，无有效疗法。遂转来中医门诊。

患者曾生育四胎，体形较瘦，常有头晕、耳鸣、肢体疲软、手脚心热、夜寐口干，不欲多饮，月经期腰痠如折。查患者额、颞、耳前、颈部两侧、前臂、手背、腋前皱襞、季肋角等处的皮肤有深灰色之色素沉着，呈不规则的斑片状，伴有毛细血管扩张。切脉细涩，两尺尤甚，舌质淡红，有瘀点，苔薄白而少。

瑞尔氏黑变病系皮肤科之少见病种，依其外观表现与中医病“面尘”、“黧黑斑”相类。《外科证治全书·

面尘》说：“面色如尘垢，日久煤黑，形枯不泽，大小黑斑”。综合此案四诊资料，其中医辨证为肾阴虚夹有瘀血，治宜滋阴养肾、活血逐瘀，处方六味地黄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刺蒺藜。山药10克，山茱萸10克，干地黄30克，丹皮3克，泽泻3克，茯苓3克，桃仁10克，红花10克，当归10克，赤芍10克，川芎3克，刺蒺藜30克。1剂服2天，文火煎药，取药汁1200毫升，日服3次，每次200毫升。月经期间，桃仁、红花、赤芍均减为6克，干地黄减为15克，刺蒺藜减为10克。坚持治疗8个月，守方用药97剂。患者肾虚症状消失，皮肤深灰色的色素沉着全部消失。

1985年11月随访，患者病未复发，皮肤色泽正

常。